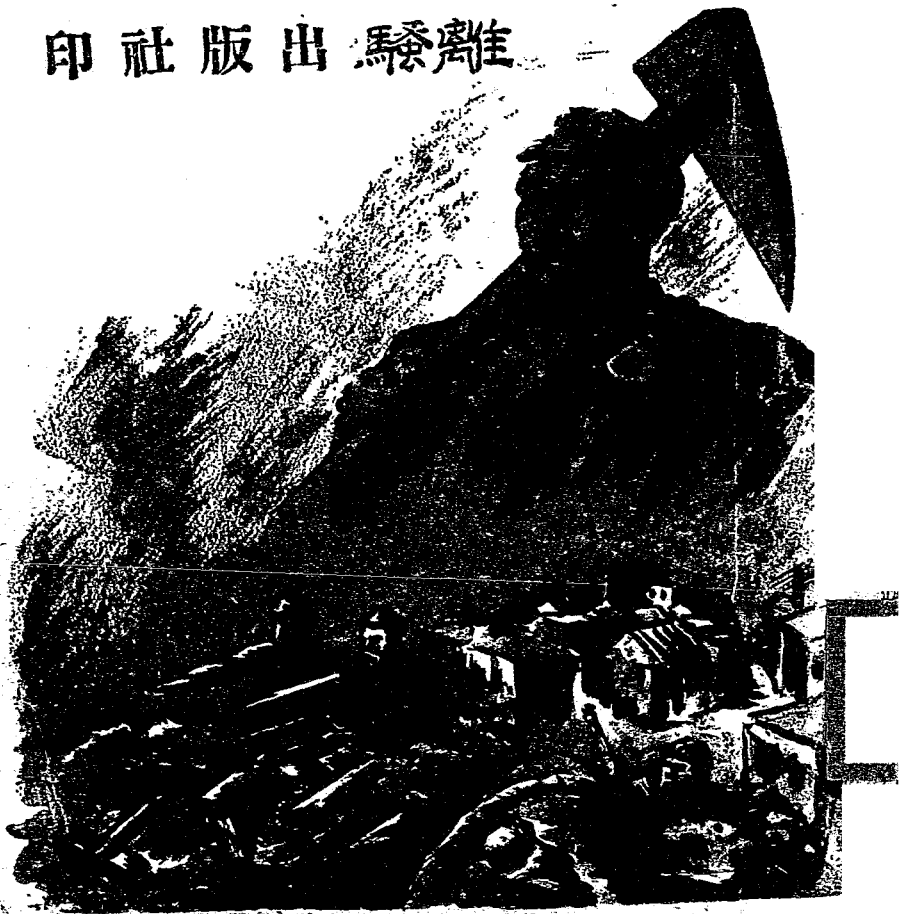


搖班列火

報 告 文 學 集

周鋼鳴著

離騷出版社



MG
I25
43

報 告 文 學 集

搖 班 到 烽 火

周 鋼 鳴 著

民 國 廿 七 年 三 月 初 版

離 騷 出 版 社 印

廣 州 長 壽 東 路 二 十 二 號



3 1774 6916 4

自序

這本小集子是我開始學寫報告文學作品的第一個紀程，雖然是一個短短的歷程和幾篇淺薄的作品，但在這個歷程裡，我們正經歷着偉大殘酷的現實，無比的苦難，與英勇光榮的戰爭；這裡面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許多激越英勇的鬥爭，全中華民族優秀英勇的兒女們，爲着祖國的解放與人類的和平，而流了最寶貴的熱血！這些熱血飛濺在中原的沃野上，飛濺在冰天雪地裡，飛濺在萬丈晴空中心，飛濺在激流裡，飛濺在崗位上，飛濺在敵人的槍刺下，轟炸下，姦淫下，……也飛濺到全世界每個爲正義和平而奮鬥着的民衆們的心中。這些鮮血將凝聚爲祖國解放和人類和平的歷史豐碑！所以這裡所經歷的歷程，是鬥爭的時代，這些日子是流血的日子，——爲祖國而流血的日子！

在這樣的歷程裡，我們文藝工作者，報告文學者，應當怎樣來用我們的筆，來紀錄這偉大的歷史！不要把每一次英勇的戰爭忽畧掉，不要讓我們那爲祖國而戰的英雄兒女們的雄姿在炮火中消滅，而要把他們描繪在史冊裡。現在我來看自己這幾篇淺薄的報告文學作品，就自疚起來，因爲我對這時代反映得太少了，而且他們英勇的姿態不能給以生動的描寫；但我是憑着一個報告文學者的唯一任務下來寫作的，就是我所要報導的是要求達到真實，這在我這幾篇作品裡我是沒有負了這個任務的吧？

這記搜集的幾篇文章，頭一篇「搖班」——上海紗廠工人罷工叫搖班。是在一九三六年底，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的紀錄，爲了寫這篇文章，我曾到紗廠去參觀幾次，和十幾個當事的工人詳談過，寫好了曾給他們看過。這裡面雖然表現了他們大罷工中某一紗廠中部分的真實事件，和他們普遍的悲慘生活，但這裡還缺少描繪他們特殊英勇的姿態，與他們日常的內在的鬥爭歷史的感情，當時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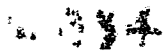
因環境關係，不能發表，一直擱到現在，現在檢出舊稿，使我重新看到在抗戰前，當時被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所剝削所損害的東洋紗廠的中國工人，反對東洋資本強盜剝削鬥爭的英勇姿態，可是這些英勇的勞動同胞們呢！他們現在已經被敵人驅出工場，奪去了房舍，在被敵人屠殺着，他們大部分在難民收容所裡，有的在敵人轟炸下，有的參加保衛大上海的別動隊中犧牲了。但我並不感傷，我想在抗戰之後，我們的同胞，將不會再做東洋資本強盜的牛馬了吧？其次後面幾篇報告，是「八一三」抗戰發生後，我參加救亡日報的記者工作時寫的，我常被偉大英勇戰鬥所感動，在南市淪陷前曾冒着極敵人轟炸萬分危險去採訪，但這些英勇的戰爭場面，都因為當時沒有多餘的時間讓我來仔細的描寫，因為採訪回來，立刻就要寫好發稿登在第二天的報上，同時因為報紙篇幅的關係，也不能讓我過分仔細的描寫。現在看起來是很粗糙，但我希望我們用新聞的眼光來看它吧！雖然是失了時間性了，但我們還可以從這裡看到上海的烽火與戰士英勇的熱情吧！

這本小集子，我已說過是我學習的第一個紀程，也是我從事於報告文學寫作和作一個報告文學者的開始。同時也是我對於這最富於鬥戰性的新文學樣式的研究實踐，也是我作爲一個新聞記者報導的主要任務。這些作品還是缺少豐富的社會題材，與深入事件的內容的，我希望每個報告文學者應當在各種生活的實踐，工作的實踐中來豐富他報告寫作的實踐；關於這個報告文學的認識與方法的問題，我曾寫了一本「怎樣寫報告文學」的書（生活書活出版自學從書第三輯）在那本書裡我提供了許多具體的寫作意見。看到這本書的讀者，我希望能看到我那本書來作一個參攷。

報告文學是目前抗戰文學活動中，一個主要有力的富於戰鬥性的樣式，這是使我們達到表現現實，認清現實的新文學活動底重要工作。同時是給青年文學工作者一條最正確的學習修養工作的大路；我願意一生做一個報告文學者，更希望千百萬的報告文學者向這條路走向文學的路上來！

我曾說過祇要是有鬥爭存在的地方，就會產生報告文學……現在鬥爭正展開在我們的前面。爲祖國的解放還要付出英勇的生命與鮮血，報告文學者到鬥爭中去，到流血的前綫去！

一九三八，二，廿六。於廣州。



目次

——報告文學——

上

搖班（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

下

在火海中死鬥的孤軍

泥濘中往來

敵騎的包圍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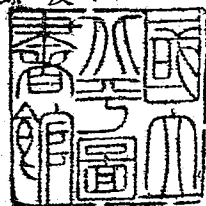
大上海在抗戰的烽火中

遙望大上海的廢墟

搖班

(即罷工)

——一九三六年冬季，上海日本紗廠中國工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加緊剝削的鬥爭紀錄



兩個世界

當第一路電車駛過外灘白渡橋，向東再折西轉向靜安寺駛去的時候，沿途你可以看到黃浦江裡國際帝國主義的軍艦的展覽會，他們正在隨時準備着向中國人民大眾來做實彈的演習；在陸上，黃浦江邊是東方殖民地的華爾街，國際資本主義的金融巨頭們正在進行着貨幣戰爭的玩意。再過去南京路口華懋飯店的「沙龍」里正坐着高雅的英國紳士和太太們，在柔和的壁燈弧光下，飲着咖啡，悠閒地聽

着樂台上小提琴和披雅娜的奏。

這時南京路上正擁擠着潮樣的人羣，一些洋行小鬼匆忙的上班去了，另外多是一些年青的太太和一些沉醉於都市文明的人們，穿梭般地在巍峨的百貨公司櫥檐下，在欣賞和購買這些世界上最華麗的商品。

黃昏夕暮了，跑馬廳週圍的大樓，飯店，公司，的屋尖上，正爛熳着五色光芒的年紅燈，使籠罩在夜空上的密雲都被映成紅霧；在一個白色透明的光塔下，大光明影戲院門前正擠滿着上海最優秀的年青男女市民們，等待銀幕上一個刺激官能的羅曼諦克的開始。隔壁大滬舞廳裡已透出那東方舞的爵士音樂，爲「文明」的市民演奏了。

在這同樣的時間，同樣的上海，倘你乘第八路電車駛過那鋼骨的外白渡橋，向東駛向楊樹浦軍工路一帶去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東方的支加哥，白明漢；從提籃橋過去就呈現着櫛比的工場，一種像潮水般泛濫的機器馬達聲，會透進耳里

來。每個工場的青磚廠屋上都聳立着像大炮身一般的煙囪，噴出一球球地的濃黑的煙霧和拖長歪斜的煙柱。這時他們像競賽誰叫得响一般地拉着「回聲」，這「回聲」的尖音，透進每個窗戶，透進每個人的耳朵，透進每個勞動者的靈魂。接着在每個工場門口就蜂子一樣擁擠着人，一些提着飯格子的小姑娘，老太婆，少婦，男人，小童男，穿着不齊整和骯髒的衣服，踉蹌地，伸着脖子，走進工廠的鐵門裡去，接着另一批做日班的——被吸盡精力的人們，拖着沉重的脚步——睜着疲乏的眼睛，像傾煤屎一樣，把這些失掉了精力的渣屑傾吐出來；另外把這批剛走進廠門去的聚有精力的人們吸進工場去。機器是不會停的，但他是不斷地需要勞動者的精力來活血它脈搏的循環。有一天勞動者的精力斷喪或停止工作了，它的脈搏也跟着靜止了。是可這時它又爲着新來的勞動者們唱着鋼鐵的歌，馬達，剎帶，車輪，在重新開始飛舞了。

活的地獄

從電燈廠過去，沿着這條楊樹浦路每隔不到幾百味遠，就是一家一家的東洋紗廠佈列着，這時在東洋紗廠裡做夜班的人們，又沉入那音响，塵埃，濕氣，鬱熱，惡臭的極度緊張的工作中。

在這東洋紗廠里，除了把花衣原棉一包一包地運進工場里來以外，從拆花衣起嗎的工作起，一直到把花衣變成了一包一包的棉織物——布匹商品止，要經過十幾度的分工——花衣間，棉條間，（當中分着粗棉條，六號棉條，細棉條）粗紗間，細紗間，洋綫間，筒子間，經紗，漿紗間，穿扣間，（即經通間）布機間，布坊間，打包間……。這十幾個工場，像十幾層活的地獄，它不僅磨難你的肉體和精力，更有那些兇惡得像老虎一樣的東洋「領班」和「拿摩過」們來給「生活」你吃，或者是小小的懲罰——扣工錢，更重大的是時時在給你生命以威脅！

生意！

在「花衣間」里是一些「斃腳老太婆」「包身工」和很少數的男工在工作着。一包一包地把「花衣」拆開來，把夾雜的成分檢出來。可是里面帶着一種植物腐爛的潮濕棉臭，同時飛揚起像粉末一樣的灰塵和棉絮來，把的頭腦熏得像吸進煤氣瓦斯一般地窒息着，隨着那飄飛着的棉絮會粘滿你的頭臉，眼睫毛，鼻孔，耳朵，尤其是在熱天，這些灰塵，花絮會粘在你流汗潤濕的頸項上額角上，使得你的皮膚感着膩垢和騷癢。

這些「豎腳的太婆」們——因精力不足了，動作不敏健了，所以只能做這些起碼的容易作的工作，但這工作是最難受而工資又低賤的，並且同樣要做十二個鐘頭以上的工作。她們每天在吸着塵埃和棉絮，在那些貧弱衰老佈滿着皺紋的臉上，泛着腊黃的土色。整天沉着頭，弓着背，在那昏黃的燈光下不停地工作着。在她們旁邊，那巨大的彈棉間的吹風的機器像雷吼樣吼着，張着一個大口，把花

衣一大捲一大捲地吞進去，從那一頭吹出飛捲起旋風一樣的塵埃和敗絮，在另一面，却吐出一捲一捲的「淨棉」。

一個「豎腳老太婆」張開口打一個哈欠，冷不妨地吸了一些花絮和塵埃，立刻使她窘息得噲咳起來？

「喀！喀！喀喀喀」

她一直噲咳得伸不起腰來，在她的太陽穴的皺紋上，青筋都暴露出來，使她不能再繼續維持平衡地工作。一個東洋領班走過來看見了，就一脚向她的屁股踢過去。

「老太婆，豬獃，快點，」

這個「豎腳」的老婆連摸一下被踢的處所的時間都不可能，她趕緊抑壓着噲咳的聲音，拼命地把腰肢伸起來，還不斷地喘着氣，兩手又趕緊地活動起來了；雖然在她那枯皺的臉上正流着淚，使她兩眼更加模糊起來，但那些飛着的花絮和塵

埃，很快地就把她的淚痕掩沒了。

在「棉條間」里的窒熱程度是增加了幾倍，馬達的吼聲和速度，會把你震昏。一條一條的棉條慢慢地捲上機器去，滿屋子里到處飛滿着「花衣毛」（棉絮），就像是仲夏天的柳絮似的隨處飄蕩着，似乎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把。倘你深深地呼吸一下，這些「花衣毛」就會很快地鑽進你底鼻孔透進肺管里去，因此紗廠是肺結核這產業病的搖床。在這里面作工的人們滿頭滿身都給棉絮粘滿了，像外國店家玻璃櫥里陳列着的聖誕老人一樣。

當你走進「粗紗間」里的時候，一股悶熱和棉臭的氣味就向你臉上撲來，隆隆地機器聲，和沙沙地筒子旋轉聲，震得腦門都要爆炸開來，離開一尺遠的人，說話都不容易聽到。在那一排一排的機架上套好了很多的筒子，很快地在旋轉着，那一條條的紗綫在牽着，捲着，像永不會中斷和盡止的糾纏着。一些穿着藍布短衫褲的女工們，混身在浴着自己的臭汗，不停地在照顧着每一個筒子上的纖細

紗條。一條紗綫斷了，很快地就要把它接起來，不然給「領班」和「拿摩溫」看見了是要吃「生活」的。

走過一條弄堂去，就是「漿紗間」；那機器簡直像怪物樣龐大的站立着，馬達像發狂的野馬一樣拼命「拍拍拍」地跑，振得人的心都顫跳起來。機器似蠢牛似地在轉，幾個面孔腊黃而又瘦削的男工不斷地來往奔跑着。漿的熱氣像蒸氣一樣充滿了全房，人像在蒸籠里工作，電燈暗淡地映着工作人的面孔，像幾個幽靈在地獄里一樣。一股一股發酸了的餿漿惡臭跟熱氣升騰起來，使你嗅了立刻就要作嘔，一個沒有嗅慣的「外頭人」去嗅了一刻鐘，不管你立刻惡心地嘔出來，說不定三天還不想吃飯。可是這些在這樣牛馬生活里習慣了的人，一天都在這忙，熱，臭的蒸氣里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在無休止的忙着，這一架機器要割紗頭，那兒又要接紗頭，連喘氣的工夫幾乎都沒有。

在「穿扣間」「經通間」里面，把那些漿硬了的紗頭，一條一條的分開來，再一

一條一條地穿扣在機器的「盤頭」上。做這項工作的多半是「小姑娘」們，和一些比較熟練了的「生手」。這些漿硬了的棉紗，還帶着那惡心的漿餿臭，要用手去一條一條地把它分開來，這漿硬了的紗頭却像尖利的鋼絲一般割手。她們的手指給這些紗頭磨破流血，開裂，結繭，一直變成粗樹皮一樣。這樣的工作，倘使叫一位常常在指甲尖上塗着寇丹，常到美容院去修指甲，帶着鑽戒的嫩葱蔥纖細的小姐們的玉手去工作一下，立刻就會割出血來。同是一樣的手，但小姐們的手只能當作美術的「樣品」，拈着小手帕子，按在鮮紅的嘴唇上向男人們微笑；而這些「別的苦女人」們的手呢，是在扶着機輪的轉動，製造最富麗的商品來給高貴的人們享受。

這些「小姑娘」一天工作到晚，使她們的小手變成了枯老龜裂的樹皮，還要來往地扛着那機器「盤頭」頂在頭里走，有時有些「小姑娘」在中途忽然扛不動的時候，一個跟跄地顛一下，那沉重的機器「盤頭」就會重重地壓下來，常常把

「小姑娘」嫩枝似的腰骨打斷，使她一生變成了殘廢的「動物」。

在「織布間」里響着穿梭和織布機僻僻拍拍的聲音，配合着馬達的旋聲動，鬧成一陣混合的雜奏。這裏面的空氣是比任何車間還要窒息，四面的窗門都閉得緊緊地，像被封在罐頭里工作一樣。越是天氣熱的時候，越是要把窗門封緊來，因為「布機間」最忌開窗，紗是不能給風吹燥的，紗太乾燥了就會很脆的中斷了，這樣織出來的「貨色」就不好。紗越是潮潤越能增加它的「韌性」，不容易斷，織出的「貨色」是更加「光彩」。所以在每架織布機上都裝有噴霧器，不斷地噴着極重水分的密霧，人就在霧里工作，這裏面的潮濕程度是到處都感着油膩一樣。同時這裏面的熱度總在一百幾十度以上，不管是夏天和冬季，這里面同樣是鬱熱，空氣像是燃燒一般，每個女工們僅穿着短褲，和胸前罩着一件乳兜或小馬甲在工作，但那雨淋一般的膩汗，沁遍了全身，和沐浴在那潮濕的密霧里。不管是從朝到晚，或是從半夜到天明，永遠看不到一綫明朗的陽光射到這「布機間」里，只

有那慘黃的電燈光，和伸手不見五指的密霧把整個車間籠罩着，更加那室人欲死的鬱熱。

工場咆哮了

在這沒有日夜的工場里，一天天地工作，一年年地工作，永無恒止地工作啊！從春到夏，從夏到秋，又從深秋到初冬；在十一月八號的下午，一個沉朗初冬的日子，工場的「同聲」照樣地呻喚着勞動的人們。

在東洋廠——同興紗廠的車間里，做夜班的人們剛剛被吞進工場去，就很快地被吸進各車間的極度工作里了。大家在工作着的時候，似乎都覺得有一個問題橫梗在心頭。

每個人都想着，想到自己在過着的牛馬生活，「天晴做工，落雨做工，熱天做工，冷天做工，一天做到夜，一年做到頭，太陽看不見，花衣吃飽了。我們

爲了什麼？不過是爲吃飯，穿衣，養父母，養兒女……」想着，想着「自從「二八」打了敗仗，東洋老板便加緊的欺侮我們，工錢給他革了一半，賞錢米票金沒得，爸爸，媽媽，兒子，女兒，就沒有吃過一頓飽飯；衣服老早就破得不成樣子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有一條路，加工錢，今天想加工錢，明天想加工錢，吃飯想加工錢，做夢也想加工錢？自從「二八」打了敗仗，我們的生活，一天緊一天，從前吃飯關車一點鐘，上午下午還有半點鐘休息，現在呢？不只沒有休息，還要我們一面吃一面做……就是牛馬也不能一面吃一面去耕田和拉車；現在東洋人還把我們當人嗎？簡直連牛馬都不好了。在春天，我們的好兄弟「小南京」（即梅世鈞大康紗廠工人）給他們打死，……眼巴巴地看見我們做死嗎？被他們欺負死嗎？……」自從春天裕豐罷工起，今天騙我們加，明天騙我們加，加到現在一個銅板都沒有加。『好容易才等到今天，棉紗漲價了，布匹也貴了，他媽的，我們却又落了一個空，東洋老板一把抓，一天賺五六萬，兩天十幾萬，腰

包滿滿的帶回東洋去。」見(救亡情報這次大康紗廠罷工工人聯會宣言，但這是可以完全代表一般東洋紗廠的工人生活和要求)越想越氣憤，在胸口頭一股怨怒的鬱積在緊緊地被抑在着。

眼面前又看見最近「中國廠」(指中國紗廠)的「搖班」(罷工)得到了勝利，「他們」(指中國紗廠工人)已經加了工錢。「自己」却天天在給東洋老板欺騙，剝削，而東洋老板却十萬，百萬，千萬，腰包滿滿地帶回東洋去……

每個人都感着不平，憤怒，這長年長月被剝削，被壓榨，被侮辱的鬱積怒火，都像要衝破胸膛爆裂出來。這樣的感覺，這樣的憤怒，這樣的要求，很執拗地糾纏在每個人的心口上，雖然在這工場里不許大家一塊來傾訴表示出來，(東洋廠自從「一二八」以後，就不許工人三五個人在一塊談話，若在一塊談話給「領班」「拿摸溫」看見了，就說你是反動份子。)但這種感覺在每個工人的心里共鳴着，像電流樣通過每個人的神經中樞，似乎在每個車間里，都充溢着混合

着這種燃燒的空氣。大家覺得工作更加沉重起來，大家都對於工作起了更大的厭恨；尤其是在外來東洋資本帝國主義的超人剝削下，更增加工人對於工作的憎恨。

在布機間里面，一個男工，從工作一開始就感覺到肚皮在作痛——因為他的肚皮不爽快（指疴肚），於是就走進廁所去。他剛走進去，從衣袋里把香烟掏出來，剛劃着火柴正待點燃香烟的時候，一個像狗熊一樣的東洋「領班」走了過來，滿臉的橫肉，配着一個剛剃過鬚鬚發青的下顎，眼睛像狼樣狡猾地閃着。不問青紅皂白，他走過來就伸出他那熊掌一樣的手，在那個男工的臉上，很很地打了幾隻耳聒子。

「豬羅！你揩油！躲懶！」接着又是幾腳踢過來。

「我肚子痛，剛上馬桶間，香烟還沒點好，我那里揩油！」被打的人採取自衛的姿態不服氣的爭辯着。

「娘個觸……你嘴硬！豬糞，停你的生意！」

這個東洋「領班」看見這些豬糞平日馴馴貼貼地，現在居然敢向他反抗起來，把他氣得像刺胃一樣滿臉都紅起來，接着他狠命地向這反抗的人踢過過去。

「豬糞，我看你還頂嘴，還反抗！」

「你打，你打！我跟你到寫字間去講理，停生意就停生意！」被打的被抑壓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憤慨起來，不顧一切的向東洋領班衝過去，於是兩個人就在揪扭着了。

這時布機間週圍的工人，看到這種情形，大家都抱不平地氣憤起來，把手上的工作停下，很快地被吸進這場鬥爭里，大家被激怒的臉上，都現着一種爆炸的信號，衆口同聲地喊起來！

「打呀！打呀！」

「打死這個赤佬！……………」

一個女工從人叢當中衝出來，向揪扭着的東洋「領班」和工人跳過去，她一手就把那東洋「領班」的衣領口抓着，揪着，扭着，一面發狂般的大叫：

「你爲啥打我的男人，我同你到寫字間去評理，去！去！講理！你欺侮我們太狠了。……」

那個狗熊樣的領班拚命的掙扎着，用拳頭和腳，狠毒地打在她的胸脯上，踢在她的肚皮上。

「娘格！……我打他跟你啥相干，放手！滾！……」

那女工死命地揪着他，一面拉他向寫字間去，那「領班」就拚命掙扎着，不斷打她；這時站在週圍的工人，大家都發瘋一樣地，不約而同地吼起來：

「他欺侮我們，我們關車！……」

「關車！關車！搖班啊！」

「搖班啊！」

這信號像火藥綫着了火一樣地燃燒起來了，每個車間都發出這顫慄而又激怒的吼聲，接着機器馬達的聲音停止了，只聽到喧鬧着人的吼聲，如打碎玻璃的聲音，打機器的聲音。許多工人立刻就向在揪打着的女工和那個被打的男工領班三個擁過來，那個狗熊樣的「領班」却嚇得面無人色地在發抖，接着大家大喊一聲：

「打赤佬！打老狗！」

拳頭和腿子像雨點一樣地落在那狗熊樣的「領班」身上，那個女工和被打的男工立刻就加入集體的行動里，其餘全廠的「東洋人」都嚇得要逃都逃不得地腿子發軟地在抖。

五分鐘不到，全廠所有的馬達機器統統停止了，每個工人的心口頭上都像有一把火在燃燒，這幾年來，不，這一生一世被侮辱被損害，被洋資本家所剝削鬱積的怒火燃燒起來了，大家怒吼着，把整個工場都震動了。

「衝到寫字間去！」

「衝到寫字間去！要加工錢」

「不加工錢，不做生活！」

這吼聲像秋天的潮汛一樣騰沸着，把那些卑怯弱小的靈魂都捲進這激蕩燃燒的溶流里；平日被兩重踐踏的「包身工」小姑娘，（「包身工」在廠里做工時常常被東洋「領班」拿摸溫虐打之外，還要給包給了的「帶工」老板打罵。）平日被壓迫得非常膽小的，連說話都不能大聲說的，可是她們這時却給這鬥爭的火花閃爍眩耀着，把她那卑怯的恐怖的屈辱和哀愁的靈魂燃熾起來，被溶解在共同的偉大行動里，她們忘記了她們自己，在她們的臉上閃爍着奮激的熱淚，像從她們心底里叫喊出來！

「我們要衝出去呀！……」

人像潮水樣向寫字間湧去，這「搖班」的信號經過電流，傳達到奴隸鎮壓的大本營里去了。……這時紗廠「大班」（經理）立刻派出他的許多部下——東洋「領

班」來，想在這熊熊的火爐上來灑一點冷水，但是遲了，這是無濟於事的。

一個名叫「小東洋」的領班，平日壓迫工人狠惡出名，而得到「老虎」稱號的，這時他胆怯地走向細紗間去，細紗間里女工們的叫聲和打機器的聲音像潮水樣向他衝來，他把頭伸進車間去探望了一下，才輕輕地走進車間來。許多女人們看見他進來，就向他衝過來。他哆嗦地叫着：

「喂！不要嘩啦嘩啦的吵，大班要你們開車，有話派代表跟大班去講。……」
「我們不做生活，要加工鈿！……」

大家用這樣的吼聲回答他，他的腳開始發抖了。接着又是一陣吼怒聲蓋過他的頭上來！

「打！打！打這個赤佬！……」

打死「他，他平日待我侬太狠了！……」

搖班的姊妹們立即拿起捲紗的銅棍向他身上衝過來，他立刻被打得把身子捲

曲着，跪在地上，向女工們哀求起來。

「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在他那泛着死白的臉上，滴着恐怖的眼淚。但她們誰也不願意饒了這隻平日咬傷自己的瘋狗，打得他連爬帶滾地滾出工場去。這時在各車間里都充滿着喊打走狗的聲音；一般平日做工賊的漢奸，都挨了一頓飽飽的毒打。

衝出了這吸血的工場

在廠門口，這時鐵門緊緊地關着了，在廠門外，爆裂着機器腳踏卡車的聲音，和從日本兵營派來武裝陸戰隊風馳着的卡車喘息的聲音，和那騎着駿馬奔馳而來「三道頭」的印捕鑲了蹄鐵的馬蹄的聲音，混合着一種戰爭場面的空氣。

這些被派來作鎮壓工作的武裝巡捕們，很快地就把廠門包圍起來，佈防起來了，日共陸戰隊的武裝士兵，戴着鋼帽，穿着那像龜殼一樣的護身甲，槍刺鋒利

的閃着寒光，配合着他那緊張得變紫的面孔；他們把工場四面的馬路取着一種戒嚴的處置遮斷了。騎馬的印度巡捕，在他們那黑頭上閃耀着腥紅的頭巾，配着他那濃黑卷曲的鬚鬚；他們像沙皇時代的哥薩克一樣威武地騎在那毛色黑亮得像穀子一樣的壯馬上，他們威嚴地啊着他手里奴隸總管的鞭子，那高壯的烏錐馬憤怒地噴着鼻子，用牠的鐵蹄焦燥地蹴着瀝青的馬路閃出火花來，——好像牠在試一試牠的鐵蹄，要準備怎樣去把這些饑餓的奴隸踐踏下去。

短矮的東洋巡捕，和長條子的西探，這時警戒地捏緊着頭號「白朗林」，鎗口向着鐵門里瞄準。……

在鐵門里，從各車間，從寫字間里擁出來的女丁們，老太婆，男工，小姑娘們，像蜂羣樣騰着喧嚷的聲音。

『我們衝出去！……』『衝出去！……』

工們人像潮水般地擁到鐵門去，在幾千人的一致衝擊下，鐵門很快地就被衝

開了。這時工場口喧騰着奮激的叫聲，挾着機器摩托卡和陸戰隊裝甲汽車的爆炸聲，馬的嘶聲和蹄聲，東洋巡捕叫罵聲，整個工場像在咆哮着了。

衝到鐵門外，一班「小姑娘」們走在最前頭，站在鐵門邊的東洋巡捕用鎗口對準她們威赫地叫着：

「滾進去，去做工，……」

「不許走出來，滾進去！」

「滾進去！不進去我就開鎗打死你！……」

他用鎗口敲在小姑娘們的頭上，敲在她們的胸脯上，血從小姑娘們的臉上流下來，混合着他們那憤激的熱淚，另外他們用一隻手拚命地將小姑娘們朝廠門里推，小姑娘們毫無畏縮地，英勇地，奮激的哭叫着，在她們那瘦小枯黃的小臉上流着奮激的熱淚和鮮血，一面哭叫着，一面挺起胸膛衝過去！

「你打！你打！你開鎗好了，給你打死我們也不做……」

「你開槍，你開槍好啦……」

她們像一群小山羊一樣執拗地用觸角埋頭地撞過去，使得這班東洋巡捕意想不到這班小姑娘頑強地抵抗着。真的誰說她們是馴弱的羔羊呢？當鬥爭到了最白熱的時候啊！

在小姑娘們的後面，是老太婆和婦女們的叫聲，幾千人的力量像怒潮一樣地衝出來，東洋巡捕拼命抵死往里推，想趕他們去上工，可是這一堵堅實的人底牆拼命向外壓，同時發出那怒吼的聲音。

一個騎着馬的印度巡捕，在這人群騷動的時候，幽默地叫着！

「小姑娘，壞東西，到工廠里廝去打機器好啦……」

像堤壩的缺口一樣，人的怒潮衝激着，十幾二十個東洋巡捕就像幾塊泥塊，怎樣能填塞滿這被怒潮沖擊着的缺口呢！在工人們第二度的衝擊下，終於給她衝出一條血路，衝出這吸血的工場了。

大家一衝出工場口，這一大陣的幾千個女人，小姑娘，老太婆們就紛紛像一大滴水銀落樣地分散了，縱然是有百來十個武裝巡捕和陸戰隊，也不能把她們一個一個地串攏來，這一群巡捕只孤另地像幾塊堵在逆流中的頑石，這激流在他們的身邊衝激起飛沫的浪花，接着就很快地從他們身邊流過去了。然而這分散了的一粒一粒細碎的「水銀」，她們會在某種鬥爭場合里，又會很快地互相吸引着，會溶解成一遍發光發熱的怒潮般的液體。

。 她告訴我一些事情

這「搖班」的信號，像秋日的草原中的野火一樣地在各東洋廠里燃燒起來了，接着大順，東華、大康，善和，……整個滬東區的東洋紗廠，都像患着急性腥紅熱病般地傳染開去了。然而她們的鬥爭像潮汎樣地泛濫着，時起時落，但她們鬥爭目的和要求是一致的——爲着改善生活和反對非人的虐待而鬥爭。

在搖班的時候，整條楊樹浦路上佈滿武裝的巡捕和「包打聽」們，在各個東洋廠門口，佈列許多全副武裝的「綠磚頭」——（她們工人叫日本兵做「綠磚頭」因穿綠軍服），如臨大敵地充滿着殺氣；有的廠門前甚至於堆鐵絲網和沙袋，在那沙袋後面架着輕機關槍和小鋼炮，這是帝國皇軍的嚴整的陣容。

沿着這條楊樹浦路——從松蟠路到臨清路這一帶，突然變成了戒嚴區域了，警探們分散在馬路兩旁，用那狡猾的眼鋒，梭巡這來往的人羣；一班罷工的工人有時一羣一羣地在馬路上來往，或是到各廠門去窺探，那些聳立在東洋廠青磚的廠房上的煙窗，已不會吐出那濃黑的煙柱了，工場里也沒有傳出那如潮水泛濫的聲音，靜寂着了。

在馬路旁的各弄堂口充滿人羣，小孩，和這些罷工的人們，在交換着關於罷工的情報，或是聚集在看貼在弄堂口工人們自己寫的通告。有些小得像招租字條一樣，有些却大的像廣告一樣揭露着，在那自紙上寫着曲歪斜的方塊字——

不加工鈿，啥人再做工就是亡國奴，就是東洋人的兒女，小老婆！

不加工鈿不做工！

打死走狗漢奸！

××廠罷工工人

這是她們的壁報，從簡這短的言詞里面傳達出她們戰鬥的呼聲；在看報的工人們，小姑娘們常常被激動得流着眼淚叫出來。在的焦躁的問！「這上面寫的啥？」

「不加工鈿不做工，……」

「啥人做工就是亡國奴！」

有一個就在憤激地叫着：

「東洋人賺了我們中國人的銅鈿，去買飛機大炮來打我們中國，東三省給東洋人搶脫哉，上海一二八打仗，開北給東洋人炸光，我們親眼看見格。所以我們

多罷一日工，東洋人每日就少賺十幾萬，東洋人就不能多買大炮來打我們中國人了……」

接着她的聲音突然被一陣叫聲淹沒了。

「東洋巡捕來哉！東洋巡捕來哉！……」

於是人群又開始分散開了。

爲了探訪新聞我走進臨青路一個湫隘弄堂的一家「西洋房子」（沒有天井的平房）里面去，像一群餓鼠的啼叫，五六個貧弱營養不足的苦孩子，蹲在樓梯口邊沿啼哭着，眼淚和鼻涕和另外一種灰黃的粘性的液體塗滿了他們的臉上，看見我這個生客走進去，他們把哭聲放緩和地壓低下來，用那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在他們嘴里拖着蜘蛛絲一樣的口沫，在發出像紡棉紗手搖車一樣的「吱——」的低聲，等我走上閣樓去的時候，那五六個小孩的合唱隊又提高了他那震耳的哭聲。

從客堂間里，有着微弱的光綫透進那斜方格的閣樓窗里來的地方，我看到我

要訪問的人——這次罷工的當事者，我低着頭跨進了閣樓去，望着閣樓頂上燼黑的樓板和幾張粘在上面發黃和浸滿水漬的舊報紙，來傾聽這兩個——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一個中年婦告訴我關於她們廠里的事情……

接着她用着一種低緩的聲音說着，從那話里透出顫動的感情：

「先生：你要問我們東洋廠里的生活，真是說不盡的；自「一二八」上海打仗過後，東洋人對待我們工人，是一天更加一天地毒辣，從前「織布間」里每人只管四五部車子，現在換了自動機了，我們每人要管十四五部車子。以前一條「弄堂」里，（幾百部車子成一排，兩排車子當中叫做弄堂）一排用一個「頭腦」，現在幾排共用一個。在織布間里我們每個人管十幾部車子，有時來不及「檢紗頭」（接紗）他們就雇那些小女孩童工來「裝紗」，每天只給一角錢，要她們工作十二小時以上。有時小姑娘工作辛苦了，一個不當心，那織布機上鋒利的鋼梭常常會跳出來，刺傷你的身體。在我們的車間里曾發生過這樣一件慘事，有一天晚上一個小姑娘在

織布間里做工，當一部車上的紗頭正落下來，她剛低頭去「拾紗頭」的時候，冷不妨地，給那穿來穿去像箭一樣飛着的鋼梭，突地跳出來，像箭一樣地射進她的眼珠里，她立刻暈倒過去，血從他的眼里流出來，當時大家都不曉得，因為大家沉在旋風車一樣的忙碌里，同時機器震響的聲音遮沒了她的慘痛的呼聲，直到東洋「領班」走過時才發現她倒在地上，他還以為她在裝懶，還狠狠地踢她一脚。後來他看到她臉上的血流滿面，才把她扶起來，看到她眼睛被鋒利的鋼梭刺進去，他把那鋒利的鋼梭拔下來她的眼珠是給刺破了。這時領班還罵她「豬蠶，不當心，」更不許大家停下車來把她送出廠去，後來她那隻眼睛瞎了，廠里面沒有給她一點錢。……

「在經通間里，每班有四十多個男女工人，分甲乙兩班，每班有一個「頭惱」；現在「頭惱」不用了，由領班「東洋婆」自己管。」抄排「工作由女工自己抄，從前有六七塊錢兩個星期，現在兩星期只給四塊錢。在細紗間里，在去年十月間每八

十木桿，工錢是九塊，到今年十月間每九十桿才是九塊錢。「搖紗間」去年十月每三十車是工錢九塊，到今年十月每百車工錢反而減到七塊錢。現在各車間的工資都分成幾等，最高工資的「織布間」頭等工錢每「餉」（每兩星期發一次工錢，工人叫做發餉。）才是十五塊錢，下等十一塊，九塊十塊不等，在「經通間」里分「上手」十塊或九塊，下手是六七塊。至於「粗紗間」「花衣間」，「漿紗間」男工的工錢很少；有些「生手」連一個工錢都不給。但每月這些辛苦的幾個工錢，能夠按期實數的拿到手里都算好了，但是沒有這樣便當，常常要挨罰扣工錢。還有每星期要做鐘頭，是沒有工錢的，是替東洋資本家白做的，每星期晚五點半進廠，是到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鐘才出來，要做十三四鐘頭以上；你要東洋「大班」加星期工錢，他說加了加了，但加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從來沒有見過……

「在工作的時候，不許講話，連不許你大小便，十二個鐘頭的工作里，只許大便一次小便兩次，若是回數多了，他就說你揩油，偷懶，就要罰工錢，罰你五

角或是一塊錢，你想我們一天辛辛苦苦也賺不了五角錢，他動不動就罰你這樣大的數目，我們還靠什麼過活呢？

「從前吃飯的時候，還可以停一些工，現在連車子也不停。回聲一响，大家就急急忙忙地打開飯盒來吃飯，一面吃，一面要你做工作，吃飯的時候，不許跑來跑去，更不許到外面去買東西吃。去年吃飯，還有開水泡飯吃，今年就沒有了，在這樣冷的天氣，我們吃着那冰冷得像沙粒一樣的飯，同時還要你很快的吃完。不然就要挨鞭子。……」

「就是生病也不許你告病假，不然就開除你。倘使一根紗斷了，你不去接頭，給「拿模溫」看見了，就拿鋼棍或是皮帶來打你，有時打你耳光，或是用腳來踢，不然就是扣錢。……」

「還有頂辛苦的是做夜工，……尤其在半夜一兩點鐘的時候，機器的哐聲，把你的頭腦震昏，兩隻腳像揸蜡燭一樣地站着，要站十二個鐘頭以上，這時疲

倦得橫身的骨頭像脫了節一樣，人像死蛇一樣的攤軟，不管那機器像雷一般的吼着，那瞌睡也會引得你睜不開眼來。有時幾個人常常就這樣睡着了，給東洋人看見了，他就用冷水來從你的頭上澆下來，那個被澆的人就會跳起來，過身顫抖着，你識相的趕快工作，倘你若是埋怨一句，那東洋人的巴掌和腳就踢過來，還要扣你的工錢，還要開除你。……

「從前懷孕要生小孩子了，可以請一個月的假，還有五六塊錢津貼。現在只准請假兩個星期，還要看你平日做工做得『巴結』才准，不然他就開除你；至於那津貼錢，根本就沒有了。所以有些快要生小孩了，都不敢請假，生怕把『位子』丟了，因此常常有些女人在車間里生產出小孩來，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啊！……」

「從前帶孩子吃奶做工的女人，還許『包奶』給小孩喂奶，每天分三次，上午九點，十一點半，下午三點。現在『包奶』不允許了，根本取銷了。許多嬰孩的母親們去跟東洋『領班』交涉，要『包奶』，東洋『領班』不但不允許，却裝着鬼

臉的 answering 「中國人壞東西，要養這許多中國人做啥？把這些小因慣進馬桶里去好了。……」

「這樣每個帶孩子吃奶的母親們，常常一面在揩着眼淚在車間里工作，她的心却一面在想着她那饑餓啼哭的嬰兒，同時會在身上感到自己胸口頭的奶子里充滿的乳汁，在令人煩燥不堪的漲痛。而那些正需要吃奶的嬰孩兒呢，祇好擺在家里，無人照管地，讓他哭，讓他餓，讓他一天天餓得像瘦貓一樣地枯乾黃瘦折磨死了。但是，先生！誰個母親忍心願意把自己的骨肉這樣活活地餓死呢？……」

「先生：這是我們在東洋廠里所過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天天地做着做着，一年一年地被東洋資本家剝削着，一直到最近，聽說現在的紗價布價生意交關好，而且價錢也漲了，東洋老板賺的錢也多了，但同樣地，生活程度也提高了，油鹽，煤球，米，房租，小菜樣樣的價錢也漲了，但我們的生活呢？是更苦了。我們的做工鐘頭更加加多，我們的工錢反而沒有一分一厘的增加，我們怎樣能

餓着肚皮做十三個鐘頭的生活呢？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情憤，尤其是看到最近中國廠「搖班」勝利，增加工資，更使我們增加了要求加工錢的決心。同時這也實在是東洋老板剝削我們太過，壓迫我們太兇，生活逼得太苦，才這次的事體發生呢！……………

「現在我們工人提出了幾個『條款』（要求），第一要加工錢十分之二。第二吃飯要關車一點鐘。第三不許開除一個工人。第四不許拷打工人。第五反對禮拜日多做鐘頭，這些『條款』都是我們想過人的生活提出來的，我們一定要東洋老板答應才進廠做生活，不然就不去上工，這是我們大家決定的，連每個小姑娘都這樣想過了……………」

「我們罷工已經三天了，接着大順也罷下來了。第二天我們去包圍大康，要他們跟我們一同『搖班』，當時大康的東洋『領班』，就把工人召集起來講『斤頭』，（談判）說我們罷工是沒有知識，說是×××在里廂搗亂，還說：『你們中國人是

窮光蛋，停了三天工你們就沒飯吃，連褲子襯衣褲都要當光，我們東洋廠停幾天工不要緊。你們沒有飯吃，你們就要到垃圾堆里去找東西吃。日本人到中國來開廠，是搭救中國窮人的，不然中國人要挨餓死！」當時許多工人聽了，都罵他是欺騙，因為誰都曉得東洋人在中國開廠，賺了我們中國人不少錢，還天天在剝削我們的血汗。所以當時大家就打起來。這時我們在外面包圍大康紗廠的工人，立刻又被巡捕和東洋兵衝散了，還打傷了許多人。還有一批漢奸就在當中搗亂，用石子擲外國巡捕，他們就跑了，結果把這種罪名轉嫁到我們罷工工人身上，於是他們把在場的工人史惠祥抓去了。當時大家都以為他失蹤了，後來才知道他挨了種種毒打，結果還判他吃八個月的「官司」。當時史惠祥被捕失蹤後，他那可憐的老母親痛心得發瘋了，抱着她那最小的兒子，到處去找她的兒子，在馬路上哭哭啼啼的，碰到人就磕頭求救。先生：請你想想看，誰個母親不愛他的兒女？當自己的兒女給人毒打，屠殺，誰能不痛心呢？況且史惠祥一家老小六七口，還要靠

他去給東洋老板做牛馬賺得兩個血汗錢來養家呢！……

『我們罷工這幾天來，大家都在困苦和堅決地過着，我們想我們的條款，也許東洋人不答應，但是他不答應我們不做工。倘若我們大家一條心，東洋人一定怕，一定會答應的，現在還有許多人在担心中，怕將來給東洋人開除，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我們的家里，都是沒有多餘的「夜無宿糧」的人，都是做「天過一天」的。所以希望各界要來幫助我們，雖然現在救國會捐給我們許多米票，但是是不夠的啊！我們這次雖然是爲了要求改善生活而罷工，但我們大家是在反對剝削我們，壓迫我們，侵畧我們中國人的日本帝國主義東洋資本公司，他們都是我們中國人的最大敵人呀！……』

『先生，請你幫幫忙呀！去多募些捐款來幫助我們，你不看見嗎？下面那幾個孩子的爺娘都是同我們在一個廠里做的，他們的爺娘出去尋錢去了，他們在屋里餓得哭叫呢……』

她說着，像一條冰冷的溪水，潺潺地流過我的心頭，又像一陣怒吼的血潮衝擊我的靈魂，接着她的聲音慢慢地低啞了，帶着一種聽不清的顫聲；從那客堂間里透進來的光綫昏弱了，黯淡了，在黑暗的閣樓里我揩着被感動滴出來的眼淚，但這眼淚於她們有什麼用呢？……

在暮色蒼茫里我從狹隘的西洋房子走出來，那五六個瘦孩子在門邊啃着烤山芋，燈光映着他們那貪饞的臉色，我望着他們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唉！中國的苦小孩啊！

大塊頭和小姑娘

罷工一星期後，那些東洋廠的「回聲」，像在遏斯迭里地呼喚着工人們，但應着這呼喚而來的人是很少的了，——奴隸們不聽命了，但這回聲還是不斷地叫喚着，像故意拖長牠的嗓子，像一個失望者在嗚咽着。

罷工一星期後，這些「豬獃」們還不到工場里來給東洋老板製造商品，眼看市場上花紡一天一天地高漲，而中國紗業却像一個枯涸的池沼里的魚兒獲到清泉一樣蘇生了，活躍起來了。在楊樹路橋蘭路一帶的中國紗廠——申新，永安……，却日夜地工作着，連那像死地靜靜躺了一年多的申新×廠的紡織機輪，也開始出發那近於轟笑的「復業」吼聲來，像是中國民族紗業的勝利在嘲笑着，在那旋風一樣的機輪震蕩聲喧騰着，給滬東東洋廠那寂靜的機輪，給以了一個很有力而殘酷的對照。

東洋「大班」着急了，他要把機器開動，要這些搖車重新爲他和帝國唱出殖民地產業的歌聲來，要這殖民地豬獃們來重新給牠製造商品，他要征服這殖民地的脆弱的紡織業。於是從他們的俱樂部里決定了的「對策」，採取「有效」的「復工」處置了。於是他們從腰包裏掏出地錢來，以一天一塊錢的代價，雇那些沒有一點民族意識的漢奸——大塊頭白相人，來執行這緊急有效的「復工」命令。

於是在罷工工人區的各弄堂口，突然有許多「大塊頭」來訪問罷工工人的家庭，他們開始是用着和氣的態度，裝着一副笑臉，像騙小孩一樣地叫你去上工，你若是不去，他們就把臉沉下來。

娘格觸×！……儂格樣弗識相——弗識抬舉，儂還是想吃斧頭？吃生活……」

一班罷工的婦女們，胆小的都給他們赫住了。另外在各東洋廠門口，也有許多這樣的「大塊頭」在徘徊着，倘使有罷工的工人走過，他們就像綁票一樣地把你往廠里拉，給拉進去就不許你出來了。

另外在工房里，一些不願做工的人，他就把你的行李擲出工房去，甚至於把你的東西擲壞。

「娘格觸×，不做工，給我滾出去！……」

「我們住工房，也把房錢格呀！爲啥要我們走？」

「滾！」——跟着那些巴掌和腳就踢過來，站在他旁邊的是上着刺刀的威武地陸戰隊。——這是他們在殖民的「保衛」武力。

但在各工房里的小姑娘們，不肯去上工，（東洋大班叫東洋巡捕和東洋兵和印度巡捕來捉進工廠去。

一群小姑娘一聽到巡捕來了，就把自己躲藏起來，鑽進床底下去。東洋巡捕叫她們出來，她們不肯出來，他就一把抓住頭髮把她從床底拖出來，但小姑娘叫着，抵抗着。他狠狠地給小娘幾下，把臉都打得潰出血痕來。結果把她們像擲豬獠一樣，擲進卡車里，開到工場去。

在工場里許多被威赫和強迫來的工人們，東洋老板爲欺騙她們，去訂了幾十塊錢的大餅，無條件地贈給工人們吃，一個肥得像冬瓜樣的東洋「領班」走來，用着那一副和藹的面相跟工人說話：

「你們在家里飯都沒有吃，我要你們來吃大餅，更快地吃吧！祇要你們不在外

面鬧事，就是到廠里來做一個鐘頭，我也給你們一天工錢，就是在廠里不做，來白相我也給錢你們。唉……」

他好像如釋重負地嘆着一口氣，但他冷不妨的，許多小姑娘把燒餅向他擲過來，打在他那副假慈悲的臉上。

「我們不吃你的臭餅，餓死也不吃！」

他很尷尬地摸了摸那被打破的假慈悲面孔，狼狽地走出去了。

最後的消息

現在東洋廠的回聲，又重新叫喚着這千萬被鬥爭的火花閃爍過的人們，他們仍是擒着眼淚，按着餓腸，走進工場去，但她們每個人的胸脯里，都藏着一顆被火焰燃燒得通紅的心，在黑暗角落裏，在憂鬱的生活里燃燃着，也許會在某一天重新放出閃爍的花朵。

在東洋廠寫字間里，坐着那個像板刷一樣的下顎的片山東洋賬房先生，他用

着獵狗一樣的眼睛，望着被他叫進來的一個女工，看他們的性格是囂強還是懦弱，是誠實還是「不穩」的份子，於是他開始發出拷問的聲音。

「你叫什麼名字！」

「金寶弟！」——

「你那那個夜校讀書！」

「我沒有讀書」那個女的鎮定答。

「哼！沒有讀書，不要騙我，夜校里的先生壞東西，是啥人叫儂罷工？老實說出來，不講我把送進巡捕房去官司。」他把臉子沉下來，威嚇他說：

「沒啥人叫我，大家不做，我也不做，儂要問啥人教我，儂就去問大家好了。」

「哼！儂壞東西，告訴儂，那些救國會搗亂子給米票給儂，儂弗要要，倘若要了，我就叫巡捕來抓你到巡捕房去辦儂罪……去！規規矩矩地做生活！」

他這樣一個個地問下去，有疑問的，就記下去，交到偵緝部去。

每當放工的時候，許多「綠磚頭」都站立在廠門的周圍監視這些「豬羶」們，不許她們說話。但他不能永遠地跟着她們呀！每一個奴隸是不能派一個狗去監視的。在轉過一條馬路的時候，她們開始訴說被壓迫的情形，和傳達着準備爲着她們來的明天的到來！

一九三六，一二，一三午三時

筆者的話，這篇報告文學，是筆者因爲新聞的業務之便去訪問了這次罷工的工人，得她們給我許多資料，但這祇是同興紗廠的罷工經過情形，但這次自滬東罷工發難後，經過滬西浦東甚至遠在東青島的罷工，這經過情形雖不同，但她們的目標是一致爲改良生活。現在各廠已先後復工了，他們顯然沒有得到預期的勝利。

這篇東西的寫成，是得一位阿貞姑娘給我更多的材料，我曾根據她的口述寫過一篇，發表在救亡情報上，這篇是得其他幾位罷工者的敘述，添了許多材料，

把這事件更具象化了，也許我是一個知識份子，還不能寫出更真實來，但這裡所寫都是事實罷了。

在火海中死鬥的孤軍

(一) 準備流完最後一滴血

昨天我軍因戰略關係，從閘北撤退了。但八十八師謝青元團部隊八百多個人，都不願撤退，每個士兵兄弟，都情願死守閘北，抗敵到底，直打到只剩一槍一彈，一直到流完他們最後的一滴血，死在閘北的國土上，作最壯烈忠勇的爲國犧牲爲止。倘他們還剩下一槍一彈和未流盡的一滴血時，他們還要爲偉大的祖國作民族解放而鬥爭！

45

他們這樣堅決的抱負着，八百多個人，——中華民族最忠勇的戰士！他們用行動來作血的誓詞，用他們偉大的犧牲精神向全世界呼召！『我們中華民族的戰

士，是世界上不屈不撓最忠勇的戰士，情願爲祖國的解放，和人類的正義，文化，和平，跟瘋狂的遠東強盜——日本帝國主義，戰到流盡最後的一滴血！」

這英雄的行動，像太陽的光一樣照遍大地，將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七這天，把這壯烈的戰鬥和血的踐約信號傳遍了世界每個城市，和傳進每個人的心中，每個具有情感的人，都會爲這英勇的鬥爭而感動吧！

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從昨天（廿七日）早晨起，全上海的市民在近三個月抗戰的砲聲中，似乎平靜和麻痺了的心情，又都被閘北撤兵的消息，和閘北瀾天烽火，把每市民的心情都激動了。大家都感到將失去祖國的懷抱，和失掉同胞愛的溫暖，而陷在茫茫大海里的孤島一樣感到陸沉的徬徨。因此在馬路上，在電車中，都看到一般市民的臉色上，有一種頹喪懊惱的神色，在議論紛紛，和太息里徬徨着。其實這種小市民的感情，是很脆弱的，在這長期的抗戰里，是應當具有「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才能應付這偉大的時代和鬥爭。可是到了下午，一般市民

，一聽到我軍八百多人，還留在四行倉庫上作孤軍抗敵，戰死不退的消息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又被這英勇的鬥士所感動，而燃起了無限興奮的熱情，好像在大海里得救一樣，大家都被這抗戰到底的最後勝利的信念所振奮着。從昨天晚上入夜起，每個市民的臉上，又都被這英勇的抗戰，和閘北烽火的光所映照而輝耀着。一種小市民喜歡誇張，喜歡英雄，喜歡看熱鬧的心情，都在激動着，人羣像海潮樣湧到新閘路新閘橋去看大火，看我們的英勇的孤軍作戰去。因此昨晚在新閘路上到處都浮動男女市民，對着那蘇州河對岸，正熊熊燦燃着的火燄，在痛罵帝國主義的慘無人道和瘋狂的侵略行爲。

火像怒海一樣在閘北的領土上燃燒着，火舌掩沒了我們的家，掩沒了我們的一切，從開封路起到麥根路蘇州路邊止，一里路長的火在蔓延着。火飛躍在上海領空，照紅了半邊天角。佔據在蘇州河北岸四行倉庫上的我忠勇八百餘孤軍，在火海里奮鬥着。在火光中常常看見他們在四行倉庫七層屋平頂行走，警衛着敵

人的進攻。但他是非常鎮靜的，等待敵人靠近來才消滅他，免得無目的開槍耗費子彈。敵人雖想用火來驅逐我忠勇守軍，可是水泥鋼骨建築的四行倉庫，像岩石一樣峙立在熊熊怒燄的火海中，這火光，把八百個戰士的心血都燒紅了。

上面是昨天（廿七日）從早到晚的情形。到今天（廿八日）的黎明起，沿着新聞路，市民像蜂蟻樣集緊着。全上海的市民都在關心着八百餘忠勇的戰士的生死存亡。在下午二時前後，市民是愈集愈多了。從蘇州河這面看過去，沿蘇州河北岸，在殘缺和餘燼未滅的碎瓦頽牆中，有三五敵軍和卡車在搜索着。敵人佔據在交通倉庫和錢業倉庫的高屋上，對準着四行倉庫包圍着，我守軍從新垃圾橋到四行倉庫前馬路到瑞大木行門口止，堆着很高沙袋，在沙袋旁佈哨守衛着。敵軍和我軍只距離二三百步，也在堆着沙袋，隱伏在沙袋下，不時向我軍方面開一兩槍。我守軍也伺候敵人抬起頭來，才射擊過去。形成兩軍面對面的戰爭。

這種作戰精神，不僅感動了上海全市民，同時感動了守在租界路口的英國兵，

他們都被這英勇的鬥爭感動，而燃起熱烈的同情。聽說英兵在今早曾買了一百多塊錢的麵包送給我守軍，同時上海各界都被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了。從早上起沿着北京路到新開路一帶的燒餅店，都做了很多的燒餅去慰勞我守軍，雖然他們都是窮苦的小買賣，但他們大家都不要代價，說：「我們老百姓，應當幫助我們忠勇的戰士！」同時在新開路四行倉庫蘇州河對面的幾個貧苦的弄堂「鴻福里」，就由住戶孫兆禎，金根財，孫明山，發起「慰勞募捐」。在鴻福里那個狹隘的弄堂牆壁上，貼着像黃榜一樣的募捐芳名佈告，這佈告洋溢着同胞們最真摯的愛國熱情：

「敬啓者，敵軍侵滬，我軍爲全人類伸張正義，負軍人守土之責，於八一三日遂展開正義抗戰迄今已七旬有餘，忽於昨日爲戰畧關係，因之後撤，唯我被困於新垃圾橋北堍下之忠勇將士全體，決抱寧爲玉碎，不願瓦全，願與閘北共存亡，如此忠勇，正所謂可歌可泣，敵人等因見今晨報載各情，遂會同本里住戶，慷

慨解囊盡我國民細微之責，故今將捐款愛國同胞芳名列後……

在這些個捐者名中，有老太太，小姐，先生。一共捐了四十幾塊錢，他們買了二千個光餅，還剩下三十幾塊交給慰勞委員會去。另外文化界救國會同人等，也買了一汽車的白糖，麵包，光餅和罐頭，連同今天本報（廿八）幾百份，一同送給我們忠勇作戰的孤軍。

現在敵人正打算用種種的方法，去進攻我四行的守軍，但是我們的孤軍怎樣呢？據昨天晚上從四行倉庫里因事出來的一個軍官告訴我，在四行倉庫里的糧食，可以供我軍二三個月的消耗，同時他們事先也準備了很多飲水，準備着抵抗兩三個月，直戰到流完他們最後的一滴血！

（二）國旗招展在閘北焦土中

誓守閘北，雄據四行倉庫的我八百餘士兵，在昨天得到我民衆熱烈的慰勞後

，更增加我忠勇將士們抗戰到底的勇氣。同時在昨天下午。一個女童子軍向忠勇的將士們，獻上一幅很大的國旗。

今天早上，這幅鮮豔的國旗豎起來了，在四行倉庫的七層屋頂上，在閘北廢墟中，在金色的陽光里，迎風招展着。這代表我們戰鬥的旗幟，它是戰士們不屈不撓的標識。

從今天早上起，民衆慰勞品，比昨天更加熱烈不絕的送去。我守軍則憑在四行七樓平台上。和蘇州河方面的窗口，遙遙地向我們民衆，揮巾示意。同時從蘇州河的那面，送過來戰士們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這聲音帶來沉毅壯烈的精神，使得在隔着蘇州河圍觀的民衆，都肅然起敬，向着我們忠勇的戰士和飄飛在秋空里鮮豔的國旗，脫帽致敬。

在今天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曾有一部分敵人向四行衝過去，結果被我守軍擲下手榴彈，炸死了好幾個敵兵，其餘的就狠狠的逃走了。到近兩點鐘的時候，

敵人從開封路那面開了一次大砲，砲彈落在四行七層的平台，但堅固的四行建築，並沒有被它炸燬。到了近三點鐘的時候，敵人的一部裝甲汽車，從麥根路方面，沿着蘇州河邊的光復路過來，停在交通銀行堆棧門口，準備向四行進攻。當記者在虞洽卿路新垃圾橋觀察的時候，看到敵軍的小鋼砲向四行倉庫轟擊，砲彈多落在四行倉庫隔壁大陸銀行倉庫的屋角左右，有些在新垃圾橋上炸烈，爆開成一朵朵黑的烟雲。有一顆砲彈曾落在北京路與廈門路之間貴州路上，擊落馬路上的電線，許多在路上圍看的人，都四散的跑開去，但一刻又聚集攏來，沿着蘇州河的北岸，在瓦礫和餘火未熄的廢墟里，還看見許多三三兩兩的敵兵，在四處搜索，把許多人家的被鋪和箱子都搜攏來，搬到卡車上去，運到交通銀行的倉庫。這種行為，正所謂東方海盜的行為呢！

（一九三七，一〇，二九。）

泥濘中往來

——戰地特寫——

上海抗戰已快近三個月了，我幾次想到前線去都找不到機會，昨天機會終於來了。

汽車駛出法租界的時候，就轉入黯黑荒寂的路上去，開始在崎嶇的路上顛簸起來，我們坐在車里，像騎在一匹瘋狂地奔馳着的馬背上，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從車窗外襲進秋夜的寒風，遠遠的砲聲像在天角上炸裂一樣震起回響。我們車前的燈先，把黯沉的大地衝破了，掃過路旁樹叢的黑影，和零落的人家，雖然

走過幾個村落，但看不見人家裏，透出燈火，也聽不到犬吠的聲音；向車窗望出去，看到路旁有三三兩兩的人影在移動，借着黯沉黑夜的微光，看到這些都是荷槍實彈，帶着鋼盔的哨兵，他們站在防衛國土的崗位上，警視來往的車輛行人，在深沉的黑夜里守望着。

車開始轉向一條泥濘的路上駛去了，汽車在泥路里像蒼蠅粘在蜜餞里掙扎着。這路基大概是沒有石子墊的，經過大雨的沖洗和重量汽車的輾壓，馬路被輾成一條泥河，車子開過去，就衝起四濺的泥浪，汽車引擎笨重的喘息着。在一段鬆散的路上，許多農民在修路，像搶救決堤一樣緊張地，在黑暗里他們沉默地工作。他們在土地上流着汗，流着血！現在他們流着最後一滴純厚的熱血在國土的前哨上了。這引起我想到一副軍民合作挖戰壕的情景，全國動員起來了，有鎗的衝上前線去，捫鋤頭的也起來了。

車走了離上海三十里路遠，就深陷在泥河里了，再也爬不起來，怎辨呢？大

家只有下車來推。同車除了車夫之外，一共六國人，我們五個人走下車來，一踏到地上，泥漿立刻浸進皮鞋來，腳深深地陷進泥土里了，浸到腿肚上來。一位朋友在這無可奈何中還打趣的說：「別人說日本的泥腿，可是我們現在却真正的變成泥腿了。」大家頂在汽車屁股上出力的推，車輪拚命旋着向前爬，爬不出泥轍，車輪把泥漿打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大家都「泥化」了。經過幾度努力，十幾條泥腿的支撐，汽車終於爬出泥轍了，開駛了一段路，終於汽車機器受損拋描了。

我們陷在進退維谷中，回上海要走三十里路，到前綫要走五六十里才到目的地，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守候同行的，駛到前面去了的車子回來接我們。不然，待到黎明，就有遭敵機轟炸的危險。

從八點多鐘等起，車停在泥濘荒寂黯黑的田野中，遙遠地傳來犬吠，和四野傳來斷續地傷感生命垂暮的秋虫的嗷鳴。在遙遠的上海天角上，常常耀着閃電般

的閃光，接着一兩分鐘後從潮濕的空氣里傳來大砲的轟響聲。「轟！轟！轟！」和機關槍「拍拍拍拍」的掃射聲。

我們大家軋在車廂里，熄着燈，等待着，車廂里的臭蟲這時大活動了，每個人都給他攻擊着，車外是襲着秋夜的寒風，夾微微的細雨。路上不時有三兩個空手的士兵走過來，大家互問着彼此前途的狀況，在戰綫上，不論碰見任何陌生的人，都感着是自己人一樣、燃燒同胞愛的熱情，這是在戰爭中更感激到民族愛，愛民族的偉大感情。

大砲的響聲似乎響得很近，「隆隆隆」地，在西面大概是金山嘴吧？距離似乎有四五十里？從那面的沿海邊，照射出敵艦探海燈的光芒，半邊天角都白亮了。這光芒是警報，是烽火，敵人從金山嘴登陸了！！

夜深了，泥路上不時還有兩個人走過來，這些都是我們的別動隊，有些是電訊兵，雖然是在黑夜裏，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緊張的戰鬥姿態。

十點鐘，十二點鐘過去了，停留，後退，還是前進呢？我們很不甘心，前線還未到，已變成泥腿了，難道空空地拖着泥腿回去嗎？不，我堅決地要到前綫去——目的地去！結果向前去的主張終於勝利了，我們正準備開步走，就聽到前面有一羣人在泥路中拖踏的脚步聲！他們緊張地叫起來！

「口令！」

「×」

「×」接着就是一陣埋怨的笑聲。首先就聽到田漢先生湖南腔的口音說出來！

「你們倒好，我們已經走了廿里路來了呢」

「我們還等你們前頭的車子來接我們呢！」

「前面的車子也拋錨了！陷進泥轍里去了」

我們最後的希望終於失望了，前途——目的地，還是遙遠的，只好回頭去

！同時我們也聲勢浩大起來了，一共十六個人，開步回上海吧！

行列裏揚着笑聲，互相關照着什麼地方有水，什麼地方爛泥深，什麼地方泥滑，大家在薄明的黑暗裏摸索着，一脚一脚踏下去，深深地陷在泥漿里，用勁地把脚抽出來，再滑向前去……十幾個人的脚踏在水溝里，在深厚的泥轍里，踏在炭屑上，我們的鞋破了，變成拖鞋，我們的脚破了，有一個女的跌了交腿擦破了。全身沾裹着泥漿，這種艱苦的情形，我們並不難過，她使我們想起在前方作戰的戰士，他們在戰壕里，在泥水中，在火和血的決鬥中，他們是比我們更辛苦到千百倍，在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還怕受什麼苦呢！

就這樣我們踏破三十里的泥河！漸漸的走近上海了，看到滬西的前線上，敵人放射着青白色的信號彈，光芒照透了黯沉的大地，槍聲是更加密，更加近了。走到坦平的路上，大家像登上了天堂，同聲地舒出一口倦憊的長氣。同伴發出清朗的歌聲，將夜空的靜野都衝動了。

在路上看到一家逃難的農民，丈夫挑着行李，妻子抱着小孩，跟着一個十二

三歲的小姑娘，一條瘦嶙的老狗，夾着尾巴，急忙地跟在主人的後面，一同逃難了。他們走得非常的急和快，我問他們，他們都來不及回答，在黑夜里他們終於噙着辛酸的眼淚拋掉他們的田園了。

快近上海的時候，兩部華商水電公司修電線的車子把我們送回南市的警戒區里去；已經是兩點鐘了，在那狹小的電氣間里，在幾位電氣工友張成生，漆海波等的熱烈的盛情招待下，度過秋雨泥濘的黑夜，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們送回上海租界來。這幾位工友的熱情，將在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里永不忘記的。

敵騎的包圍線下

初冬的十月，像小陽春般的溫暖，陽光燦爛地照耀着大地；這兩天來陽光雖曾被戰火烽烟所掩蔽，但自昨天以後，槍聲是離上海更遠了，昨日被燃燒着的南市，浦東，火頭也漸漸地熄掉，只剩下焦土一片，無數的瓦礫頽垣，這說明了侵略者的放火行爲，已完成了牠瘋狂的任務了。

在昨天早上，十月的陽光終於衝散了烽烟和密霧，帶來了一個晴朗的假日（星期日），幾個月來被戰雲顛慄所緊罩着的上海小市民，眼前似乎鬆了一口氣，就趁着這假日到近郊的公園去遊蕩了，不管上海是在敵騎重重的包圍中。向兆豐公園去的路上，看見幾多公子哥兒的人物，挾着女伴，在南層汽車上甜蜜地笑着，踏進鐵絲網繞着的兆豐公園去了。許多外國人在馬路上就來往地驅馳着汽車，

向白利南路駛去，他們從第三者的立場，去隔岸觀火去了。我抱一種被屈辱的心情，向西火車站走去。

白利南路向西去，是要跨過鐵路的，可是沿着鐵路的西面，已是敵軍的包圍線，在白利南路和鐵路交叉的地方，敵軍在鐵路軌上堆着沙堆，槍口向着白利南路瞄準着，在鐵路軌的東面是英國哨兵綫，圓壘式的沙堆前面，站着武裝的英國哨兵，構成一個對峙的形勢。在敵軍的沙堆上，站有十幾個徒手的敵兵，圍在膏藥旗下面，似乎在擺豆腐姿式，等待別人去拍照一樣。我沿着西站路走去，在我的左面，鐵路上是敵軍的陣地，在車站的月台上堆滿着沙袋，不時有一兩個敵軍在沙袋中蹣跚着，那白閃閃的槍刺，在陽光下耀着寒光，敵軍向着我兇殘的窺視，我也用着怒目去睜視着他們。

從白利南路過去，距離西車站不遠的周家橋，在敵人縱火下，烽烟又彌漫空際了，距離周家橋附近的申新紗廠第一廠，這時也在敵人的縱火下，正在燃燒着

，這是敵人有計劃的破燬我國工業。在蘇州河的北岸，大夏大學後面的大夏新邨一帶，也在被敵人縱火焚燒着，把黑烟捲入天際，遠遠地傳來燃燒物爆炸的聲音，和遼遠隱約的大砲聲。

走到蘇河邊，在鐵路橋口，是英國兵的哨線，在鐵路橋頭是敵軍的前哨。鐵路橋是被炸燬，一部份鋼骨已墜入河中，但敵人正在勘察修橋，在上面敷着木板，躡着敵人的步兵。在鐵路橋的西面是中山橋，被鐵路橋所遮住了，我倚在蘇州河岸，從鐵路橋下望過去，憑着中山橋倒映在蘇州橋上的水影，看到敵人的騎隊從橋上馳過，相距不到半里，聽到敵騎蹄鐵踏過橋上，發出「叮，咚，叮咚」的敲木板聲音，這也許是中山橋被炸斷後，敵人剛用木塊修好的，我一直在望着，敵騎不斷地馳過去，約半小時之久，還絡繹地沒有中斷，恐怕將近數百騎了，這也許是敵人增援的部隊，但不知這殘暴的鐵蹄，又將踏在國土的那一角落上？又不知又將有多少的同胞生命，血肉，在敵騎鐵蹄的踐踏下，過着殘酷的生活！

我沿着蘇州河走，這時震耳的引擎聲把河岸的靜寂衝破了。遠遠地看到一隻小汽油船拖曳着一個駁船，從蘇州河溯江而上。汽船發出笨重「皮拍」爆炸的聲音，在狹小的蘇州河中，很緩慢地駛着。因為河身的狹小，敵船的走過我的前面，我看得非常清楚，在拖船上坐着大批的敵軍，有的擎着槍，有的拿着望遠鏡在望，他們非常地注視我，我也仇恨的注視着他們，相距不到百米的遠近。我仇視的注視着，認清這批鬼臉，這些殺人的劊子手，我們的家給他們燒掉了，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給他殺掉了，我愈看愈使我的熱血騰沸起來！若有一桿槍在手上，我要對着這些鬼臉打去，不讓這些鬼臉在我的面前狞笑着。

我帶着屈辱的情感走回來，敵機的炸爆聲在晴空中喧響了。離開了敵人的包圍線，又回到這被包圍着的心臟來了。我深深地仇恨着，全上海三百餘萬的市民啊！起來！衝出這敵騎的重圍吧！（一九三七，一一，一五。）

大上海在抗戰的烽火中

我軍從滬西撤退了，敵人就很快的從閘北跑過滬西，繞過虹橋，進據龍華，上海四郊就陷在敵人的包圍里了。但在南市這一塊國土上，還有着我們英勇的保安隊警察固守着，他們決計與南市共存亡。所以南市這塊還未被敵騎踐踏的國土，是全上海幾百萬人最關心的，尤其是深陷在敵圍里準備英勇死鬥的戰士們。在早上十點鐘，我們決心到南市去，向我們這塊被包圍的國土走去！

一幅流民圖

從法租界到南市去，現在只剩下老北門這一條道路了，這條路被鐵柵門固鎖着，只開一個七八尺寬的門；門的里面站滿着法國巡捕和安南兵，和許多的想到

南市——難民區去的難民，鐵門的外面，是無數搬箱運貨的大車，車上堆置着山一樣的雜物，在車與車之間，扶老携幼地擁擠着許多想逃進租界來的難民。因此在這小小鐵門口的裡外，飛騰着鼓噪呼喊的聲音，一班維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嚇難民，敲打什物的聲音，構成一幅擾攘紛紜的悽惶情景！人像潮水樣擁來擁去，小鐵門就像一條堤的缺口，被人潮衝激着。我們拚命地衝出鐵門去，沿着民國路一帶，盡被什物擠滿了。每個人越是想急急的走過法租界來，越是互相軋擠着走不通，這僵局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常態呢！

難民區

被劃作難民區的地點，是民國路到方浜路為止，我們在難民區巡視着，在九畝地萬竹街一帶，甚為平靜，做小生意仍是平靜地在交易着，在這區裡，負責維持秩序的，仍是我們的警察，但多是不佩帶武裝。到方濱路，才看見沿着方濱路

的市屋上，飄着國際救濟會會旗的紅十字的標幟，這也許是易於敵機的識別吧？但在方濱路的南面各路口，都圍護着鐵絲網，在鐵絲網的那面，峙立着我們雄偉英勇的保安隊守兵。除此以外，這難民區就沒有什麼特殊的現象。

漢奸的悲劇

在陳英士塔下面，圍着一群人，像在看熱鬧，當我們走過去看，看到六個小鬍三一樣的人，手被綁着，躺在血泊中，這是被槍斃的漢奸，在這些屍體的面部上，顯着慘白和睜着白眼，令人看見會起着惡心的難受。看樣子這些都是小漢奸，也許是想趁火打劫，刺探軍情之類吧？這種人是死有餘辜的。但我們除了打死這些小漢奸之外，我們不要忙記着有更多的大漢奸在隱藏着，當上海已經被敵人包圍的時候，也許這些羣醜又想粉墨登場了吧？全上海的民衆啊！我們要團結起來，把這些準備登場的醜類殲滅掉，殲滅掉！

英勇的戰士們

我們沿中華路走去，路上漸漸地顯着靜寂了，馬路兩旁的商店都緊緊地關閉着，只是稀少的行人，和守衛着這塊被包圍的國土戰士們！他們每個人都英勇地站在街頭的崗位上，擎着槍，在腰上圍掛滿着像藥飯團一樣大小的手榴彈，這將是作最後殲敵的利器呢。我們跟一位保安隊的士兵談話，他們帶着非常的鎮定和禮貌，昂然地不屈地，堅決爲這塊國土的存亡而流他最後的一滴血！他向我們說：「我們守衛這塊國土，準備最後的一天到來，同時也是我的生命最後的一天的到來。我曾看過報，看到西班牙軍民保衛瑪德里已經一週年了，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保衛大上海呢？所以我們要用血肉來保衛大上海，希望全上海的同胞們，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吧！」當我們聽了他的談話，我當時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全上海的同胞們啊！學學瑪德里市民們的英勇鬥爭吧！」

等待着決戰的到來

我們從林陰路走向方濱路去，在路上——方濱路口法華交界的地方，許多民衆幫助我警察和保安隊在掘戰壕，一個疲倦了又換一個上去，大家都很興奮着挖掘着，把柏油馬路掘斷，掘成下去，掘一條戰壕，一個保安隊的長官用舒暢微笑的態度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的戰壕，也許就是我們的墳墓吧！我們是不會從這里移動的，除非是敵人死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或是我們死在戰壕中，我們在等着決戰時候的到來，也許在今天晚上，也許在明天，來吧！我們準備好了。」說過後，他又微笑着的走去監督挖戰壕的工作去了。

日暉橋頭的敵車

沿着河濱的徐家匯路，插滿了法國旗子，河濱邊掘有地壕，法兵就藏在裏面

機警地望着對岸，對岸打浦橋這邊，還是由我英勇的弟兄把守着，機關槍口，伸在沙袋的對面。打浦橋過去點，便是敵軍的防地了。但是沒有一個敵軍，只有一輛坦克車被棄在河濱邊。一條並不寬闊的日暉港將他們隔開了。日暉港已被我軍放火燒斷，還燃着熊熊的火燄，橋邊某印刷公司亦被牽連着而焚去了，殘餘下來的僅是一座洋灰泥骨，圍着這燬去了的建築屋憑悼着，有幾條飢餓的瘦狗，和濱這邊租界上的我們以及幾個外國記者。

空氣是緊張的，日暉港裏面，很清晰着傳來了機槍的聲音，接着一陣激烈的機槍聲後，幾個中國巡捕把我們幾個中國記者趕開了，好像我們的生命比幾個西記者的生命還要珍貴以約。我們向他爭辯着：「爲什麼西記者可以登在這兒，而將我們趕開？」

那位中國巡捕就很和藹着告訴我們：「那座燒去的房子後面，就躲着幾個日本兵，他看見中國人就要開槍的，」他的臉上露着緊張的表情。

我們看他很談得來，就向他探悉着，希望能從他的口裏滿足我們的聽覺：「那輛坦克車裏向有日本人嗎？」我們其中的一個問。

「沒有，沒有，日本人都躲到牆後面去了，」爲什麼會躲到牆後面去呢？我們向他繼續地探問着，原來今天清晨八點鐘的時候，敵我已經衝突過一次了。

敵人五六名架着一輛坦克車，向日暉橋邊衝來，機關鎗聲，來勢猛烈，好似一下子會衝入了我們陣地似的。

這時日暉橋的這邊我軍遠遠地聽見了機槍的聲音，立刻就敏捷地躲到沙袋中去，一聲也不響。

「我真爲咱們軍隊耽心，爲什麼還不開槍」，他把我們拖到了牆腳邊，繼續地告訴我們：「真是做夢也沒想到，日本亦佬剛剛走到日暉橋邊的時候，我們的機關槍聲，就像雨似的響起來，打在坦克車上面噹噹地響着，四五個敵人都向牆後面逃去了，有一個倒下來了，大約是受了傷，還是後來我們的機槍聲停止了，才

慢慢地爬進去的！」

濱那邊是靜寂的，幾條瘦狗用鼻子嗅着那一座「死」去了的坦克車。我們陣地中的防軍正緊着機關槍在嚴密地監視着它。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

「四個難民被打死了！」一個穿着長衫的「包打聽」從楓林橋那邊向着我們身邊跑過來。

這時，我們幾個人站在祈齊路福履理路口，因為被兩個巡捕攔住了，不能到楓林橋去，我們正爲着不能明瞭那兒的情形心中在納悶着。

突然有一個人替我們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立刻更被我們攔住了，不等我們去追問他，他就很氣急地告訴我們了。

「四個難民，大約是從謹記路那邊跑來的，一走到楓林路頭就被兩個日本人

捉住了，其中一個是我認識的，在中山醫院裡做護士，人頂和藹，瘦瘦的臉小小的個子，一下子被那日本人抓住了衣領子，就像抓住了一隻小鷄，他不肯走，是日本人拖進去的，大約是被拖到屋子裏面去了。

不久，就聽見了四響槍聲，再不久，兩個日本赤佬跑出來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兒，不再繼續下去了，四週是靜靜的，我們彷彿看見了四個慘殺的中國同胞！

在和平的教堂前

住日的徐家厓是寂靜的，法國天主教堂敲着緩慢的沉重的鐘聲，這鐘聲是象徵着和平，無數的天主教徒在這和平的鐘聲中跪下來，爲着人類的幸福而祈禱着。

現在鐘聲仍舊是沉重地敲着，可是天主教堂的門口，已不是往日那樣的寂靜

了，繞飛在屋頂的和平白鴿，已不知飛向那兒去了，難民們擾攘攘的，握着木棍的法國三道頭，已越過了法界的警權，在管理難民，木棍子像雨似的落在他們的頭上。一個難民攔着被打的地方，蹲在牆角落裏哭着，這哭聲大約是激動了那位跟在法國二道頭後面的中國巡捕的同情吧，他輕悄地跑過來，帶着半責備的聲音嚷道：「你媽的別哭，要不是法國人你老早被炸彈炸死了！」

說時，他還指了一指在天空盤旋的敵機，他們到的確沒有丟炸彈。

彭啓一 周鋼鳴

遙望大上海的廢墟

許久沒有到外灘去了，尤其是在敵軍從浦東登陸之後，老早就想到外灘去巡視一番。昨天，終於在秋雨連綿中，冒着雨向外灘走去！

在新關碼頭上——這時一隻德士古的小火輪從浦東駛過來剛剛靠攏碼頭。船里盡裝着從浦東逃過來的難民，和許多担蔬菜的鄉下人。這時浦東同鄉會派了幾個職員持着旗子在碼頭守候，等難民出碼頭的時候，就把他們裝到卡車上去，給他們分配到收容所去，或是分派他們去做工。但有許多難民不知其中情形，當時頗爲慌張，不肯上車，恐怕把他們載到什麼地方去。這也難怪他們，他們好像驚弓之鳥，完全被駭慌了。但經過向他們說明之後，才蹣跚地登上車去。

在外灘的路上，與戰前差不多，各銀行公司里的洋行小職員們，仍照樣匆匆

地來去，只有各馬路口還堆置着許多沙袋，各大廈屋頂上飄飛着各國鮮豔的旗幟。

在黃浦江里，從白渡橋以下停着七八艘敵艦，敵人的水上飛機在江上空盤旋馳飛着。我向白渡橋走去，在英國領事館門口遇到一羣從日本銀行里走出來的日本人，小鬍子，短腿桿子，滿臉橫肉，神氣活現地在馬路上大搖大擺着。這是上海失守以後，我第一次看見日本人的驕矜氣度，而這些日本人，正是所謂「帝國選民」的在鄉軍人，是瘋狂的侵略者的幫手；在他們的身上，混合着軍部法西斯和武士道浪人的氣質。但我相信在日本的貧苦大眾決不是這一模一樣的驕矜吧？也許他們正在皇軍侵略的光榮戰爭中失掉了丈夫或是兒子，他們正在封建地主的淫威下，在飢餓中飲泣吧？

白渡橋上是租界的巡捕在站崗，橋的北首，百老匯路口是敵軍的步哨，槍刺對準着走過去的人；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不許走過去，虹口在敵人的封鎖中荒寂冷落了。我佇立在橋上張望着，橋的那邊有我小小的家，有我幾年來流浪的行李和

書籍，也許給敵人燒燬了？我並不可惜，毫無足惜。我只悵望着橋那邊死難的同胞、兄弟，姊妹，父母，在敵人的砲彈下，槍刺下，在敵人的縱火中，他們犧牲了，慘死了。有的還活在提籃橋鐵牢里鬥爭着。我沿着蘇州河邊走着，這時看到在吳淞路口上空，飄起敵人宣傳用的金黃色汽球，有方桌般大小；在汽球的下面掛着一條寬闊拖長的布幅，上面用紅藍的顏色寫字，我祇模糊地看到「佔領崑山」的幾個字樣，其他的就看不清了。踱過江西路自來水路橋，看到四川路郵局工作人員仍在繼續地工作，昨天大美晚報上曾登載敵軍派隊到郵局去偵查，並傳聞敵軍將要實行檢查郵電，非法的干涉郵權，到昨天為止還未見實行，但這件事，我想侵略者的毒手遲早總是要伸過來的吧？沿着江西路，文監師路海寧路望過去，昔日神祕繁榮的北四川路，現在已變成死寂的街市了。我走到河南路口，從鐵柵門望出去看見幾個敵軍在鐵柵門外，在陰雨中，像魔影一樣在廢墟中活動。我想看一看北站的情形，但被英兵阻止，不能走到鐵柵門去看個究竟，於是我只好繞回

愛而近路，走過北山西路去，走到界路口的時候，前面沙袋堆得很高，把前面的視野都遮住了。這時幸好，北站大旅舍的後門下敞開着，尚有人居住在裏面，我走進去，看到旅舍里的門窗都震碎了，當中隔開每個房間的夾牆，也被震倒了。整個旅舍裏面，都坍塌得一塌糊塗。幸好屋基堅固，不然也被震倒了。我爬上二層樓上去，憑窗望下去，窗下就是界路。在界路的兩旁的房屋都被震倒了，弄得稀爛，顯着一片破瓦頽垣的慘象。在界路上曾被擊中無數五百公斤的炸彈，把馬路都炸燬了，成一個個巨大的坑洞。這些坑洞比大世界門前的還要巨大，現在都被破瓦頽垣掩塞着。至於鐵路管理局大樓，那屋壳仍巍然的峙立着，在牠的牆上，中了無數的炸彈和砲彈，到處顯着疊疊的戰痕。在屋子裏面是塊火焚燒着，煙火從每個窗洞里噴出，現在只剩下燒焦的灰爐和殘痕。在七層樓屋頂，豎着一面敵人的海軍旗，在秋雨中垂下來了。火車站和月台，已經被炸成一堆殘缺的磚土，像一個破燬了的大墳墓。在整個閘北一片土地上，就沒有看見一尺完整的地方。

在寶山路口，只有幾個敵兵往來，他們吃的水，都是從虹口轉接過來的，水管躺在顏垣里像死蛇一樣。在一些顏垣上，敵軍在上面豎着一塊白木牌，上面寫着「戰跡保存」，下面的小字就看不清楚了。

據那位旅舍執事告訴我，他從「八一三」開戰到現在，他始終沒有離開過這火線下。當敵人來擲炸彈的時候，英兵就叫他們到沙堆里去，據他大約的統計，敵人在北站附近曾擲下三四十個炸彈和砲彈。炸彈總是五百磅重以上，據說有一次敵機擲下硫磺彈，沒有炸中房子，落在馬路上，炸開來，硫磺飛滿各馬路上，地上，屋子裏，平均積量約有一寸多厚，由此可想見敵人當時轟炸的猛烈了。他說「住在北站的敵兵，多是滿州人，常常聽到他們說北方話。但是他們現在都裝出東洋人的面孔，說東洋話，來欺負我們同胞了。」我聽了他的話，我望着在顏垣瓦礫裏的敵軍，我想，也許在這些敵軍的中間，就有我們的東北同胞吧！我想放大喉嚨高叫起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十一月十八日）

購

廿八年七月十九日



在困難中前進

新華日報

二角

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

周剛鳴編

一角五分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郭沫若著

一角五分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汪馥泉編

一角

中日戰爭與國際(再版)

夏衍編

一角

毛澤東會見記

汪馥泉譯

一角五分

軍中隨筆

謝冰瑩著

一角五分

民衆武裝論

李華卿著

一角五分

民衆總動員綱領

汪馥泉編

四分

抗日將領印象記

彭啓一編

一角

東戰場上的日兵手記

夏衍譯

一角

魯迅紀念集(再版)

汪馥泉編

一角

離騷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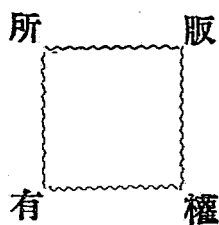
離騷出版社編

一角

戰時中國文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從搖班到烽火



著 者 周 剛 鳴
出 版 者 離 騷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救 亡 日 報 社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新 知 書 店
廣州教育路名賢坊
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82

772286

